

王闿运

湘军志

郭振墉

湘军志平议

朱德裳

续湘军志

湘军史专刊之一



湘 军 史 专 刊 之 一

王 闳 运

湘 军 志

郭 振 墉

湘 军 志 平 议

朱 德 裳

续 湘 军 志

岳 麓 书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长 沙

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

王闿运 郭振墉 朱德裳

责任编辑：文正义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10.5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1285·19 定价：2.05元

出版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了。当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发展的时候，产生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湘军是一支地方封建军阀武装，忠实地服务于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它以反太平天国为其事业，是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狠的敌人。双方激战于南方数省十余年，最后天京终于被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存在了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遭到了覆亡。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湘军又参与镇压捻军、回民和苗民军，以及平定新疆的叛乱，最后被改编为防军。

初，曾国藩准备编撰湘军史志，并以王闿运为最适当的人选。其后，曾纪泽便把修志的任务“一以属之”。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他于光绪三年五月开始撰写《湘军志》，七年闰七月写成。王氏对其书甚为得意，他在致陈深之信里说：“比作《湘军志》，庶乎挾承祚（《三国志》作者陈寿）、脱蔚宗（《后汉书》作者范曄）矣。”但是，当他从成都携版返湘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与之有关连的人士群起而攻之，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冯煦《复郭振塘书》），郭嵩焘兄弟对《湘军志》眉批评议竟达百数十条。究其原因，主要是叙事间用直笔，对曾国荃等人存有讥贬，其次是在史实的记载及材料的处置方面也不无可议之处。因此，继后又产生了王定安的《湘军记》、郭振塘的《湘军志平议》，以及朱德裳的《续湘军志》。

Et 27/24 15

王定安，号鼎丞，湖北东湖（今宜昌市）人。他曾长期居于曾国藩等人幕中，对湘军的史实掌故稔熟。曾国荃把改修湘军史志的任务委托给了他以后，他“阅时几三载”，撰成《湘军记》。《湘军记》的文笔不及《湘军志》雄深雅健，但是叙事翔实、剪辑合理则又过之。

郭振墉，字涵斋，湖南湘阴人，为郭嵩焘从孙。他采录其先祖辈评议《湘军志》的条文，复取官书私著为之笺注，辑成《湘军志平议》。

朱德裳，字师晦，湖南湘潭人。他对《湘军志》只记述湘军“平捻”为止，而不及左宗棠用兵西陲，感到有所不足，于是把湘军这一段历史补叙出来，取名为《续湘军志》。

我们把以上几种著作汇集一起，作为湘军史专刊出版，旨在为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我们点校所依据的版本是：《湘军志》为光绪十一年长沙黼微斋本，并用成都尊经书院初刻本及沪上活字本《湘军水陆战纪》复校过（补正的字句用〔 〕标出，其讹误则用（ ）括起）；《湘军志平议》为民国五年清闻山馆郭氏家刻本，补上了民国十年本附录的《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及作者的识；《续湘军志》从来没有印行过，采用的是原清稿；《湘军记》则是用的光绪十五年江南书局本。《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三种，关系密切，我们并为一册出版，《湘军记》则单独为一册发行。为了说明《湘军志》以及《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产生的原由与经过，我们在《湘军志》之后附录了沈一士《王闳运与湘军志》一文，以供参考。

有关湘军的历史专著，我们还将继续搜集，选择出版。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湘 军 志

王闿运 著

李沛诚 点校

目 录

湘 军 志

- | | |
|------------------------|---------|
| 湖南防守篇第一 | (1) |
| 曾军篇第二 | (19) |
| 湖北篇第三 | (29) |
| 江西篇第四 | (44) |
| 曾军后篇第五 | (55) |
| 水师篇第六 | (71) |
| 浙江篇第七 | (88) |
| 江西后篇第八 | (98) |
| 临淮篇第九 | (103) |
| 援江西篇第十 | (110) |
| 援广西篇第十一 | (118) |
| 援贵州篇第十二 | (123) |
| 援川陕篇第十三 | (134) |
| 平捻篇第十四 | (146) |
| 营制篇第十五 | (158) |
| 筹饷篇第十六 | (164) |
| 附录 徐一士：王闿运与《湘军志》 | (168) |

湘军志平议

叙	(181)
湖南防守篇第一	(183)
曾军篇第二	(223)
江西篇第四	(237)
曾军后篇第五	(239)
水师篇第六	(241)
浙江篇第七	(243)
临淮篇第九	(244)
援广西篇第十一	(244)
援贵州篇第十二	(246)
筹饷篇第十六	(247)
后叙	(252)
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	(254)

续湘军志

平回前篇	(257)
兵饷篇	(276)
平回后篇	(281)
还伊犁篇	(305)
大事表	(311)
人物表	(314)
将领表	(315)

殉难表	(317)
回首表	(318)
夷酋表	(319)
降回表	(320)

湖南防守篇第一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谬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以苗防故，镇鞏颇有精兵出征四方。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潯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浚^(光)〔浣〕，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鞏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飭边吏屯戍。”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浔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訖中国，因得布其袄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命总督程番采行边。六月，寇还武宣。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三月，郴盗劫餉银，杀知州胡礼箴。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

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霁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濡自奋，谓群寇迟悞，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过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澧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纳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潜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颢、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入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霁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

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丁酉，张亮甚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九月丙辰，塞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扞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然寇与官军均踞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缝以出入。衢巷间妇女嬉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攀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安来。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诃寇屯，疑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棚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阵亡副将纪冠军。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寇至，与府县官俱走。文宗悔用徐广缙，严诏切责。广缙知事必败，遂益逗留，与人书，自言“屏息以待雷霆”。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

十二月己卯，湖北省城陷。辛丑，逮治徐广缙，以张亮基署总督，潘铎署巡抚，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

丁亥，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方省城之被围也，浏阳廪生王应蘋得周国虞通寇书，国虞惧，杀应蘋。言官发其事，事下巡抚，张亮基犹豫未敢发。周国虞者，忠义堂盗魁也。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劫掠私斗，阴署徒党，历年不能治。亮基畏其众，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已而跼足卧且思，跃起曰：“决矣！”乃遣忠源。忠源初至，国虞以为兵少易与，遽袭其营。官军出，众骇退，遂逼其巢下，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其夜解散数千，国虞走江西，斩其党众十余人。湖南讨土寇自此起。

三年正月丁未，寇弃武昌东下。壬戌，陷安庆。张亮基至湖北治军，奏以江忠源自随。是时，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城中守兵四千，将领多者统五百人，少或百人，以游击色钦颢总营务。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颇被擢用，有事辄令将以往。道员张其仁为总巡，而夏廷樾、裕麟为委员，号干练，得与谋议。二月，寇连陷江宁、扬州，益趋东北。潘铎奏撤兵二千余人，留沅州兵千七百防省。四月，铎病免，骆秉章自湖北移抚湖南。江西上犹土寇犯桂东，广东阳山土寇犯宜章、临武，永兴土寇起，掠安仁，并遣夏廷樾率张荣组往讨之，军至，寇解散。国藩奏重惩内奸，因以便宜捕斩奸民、胥隶甚众。以刘长佑、王珍将练勇，州县上言积盗拒捕者，辄以兵往。衡山、新田劫盗起，皆讨禽之。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奏迁一阶，令兼领练军。五月，广西兴安、恭城寇起，犯永明、江华、蓝山、临武、零陵、永、桂，官兵拒讨之。

鄱县、衡山奸民复相扇动，张荣组、罗泽南往捕之。江宁寇分党掠江西，围省城，别遣寇党溯江陷安庆。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入南昌助守，请援于湖南。秉章、国藩以楚勇最有名，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益以湘勇千人，镇筸、辰沅兵六百人，遣夏廷樾、朱孙诒各统之，而罗泽南实主其军，纯用其弟子领营哨。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期会于瑞州。忠淑军于道溃散，廷樾等至南昌，一战不利，诸生死者七人，收众入城。忠源以新军不可用，令往吉安击土寇。七月，广东乐昌寇犯兴宁，王珍拒走之。八月，南昌围解，援军还。江西太和寇陷茶陵，王葆生、塔齐布、王珍合讨之。寇进陷安仁，杀训导吴棠寻，退走。鲍起豹以南昌围故，入城治防，恶塔齐布之为曾国藩用也，长沙协清德因而间之，纵提标兵围国藩行辕。国藩走免，遂移驻衡州，语在《曾军篇》。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张亮基免，吴文镕为总督。广东英德寇犯宜章，周凤山、储致躬拒走之。十月，常宁土寇阑入治城，杀典史吴世昌、把总许得禄，遂走嘉禾，杀把总邵定太，围攻蓝山，团总孙纪良、钟良钦等拒战死，储致躬、张荣组破走之。十二月，江忠源死于庐州。始议大集兵援湖北。

四年正月乙卯，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以台涌为总督。寇自武昌犯岳州，巴陵知县朱元燮死之。二月乙亥，寇陷湘阴，西从陆道犯宁乡。曾国藩自衡州率水陆大军浮湘东下，闻寇至，遣储致躬往援宁乡。壬午，宁乡陷，致躬闻警驰赴之。众议以寇盛，宜止屯，致躬曰：“贼不取正道而旁出，必人少也。自吾领军，皆击土贼，今遇大贼不进，何以率众？”及至，寇方纵掠，致躬军见寇少，遂驱之。寇惊走出，遇掠者还，相挤。致躬军屯城外，独率十余人卒与寇遇，战死南门。群寇传相告官军当来，即夜引去。湘阴、岳州寇闻官军大至，亦俱北还。骆秉章遣朱孙诒、王珍率

三千人出通城，攻蒲圻，闻寇复至，收众保岳州。三月丁未，寇大上，围岳州。国藩军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军溃退，寇从而上，军还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宁乡，败湘军三营。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抚、提督委战事于曾军。四月庚午，国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奏劾侍郎曾国藩，且先罢遣其军。巡抚不可，城中亦不复设备。辛未，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巡抚、提督上功，而曾国藩请罪。有诏诘责提督鲍起豹，以专阃大员不闻出战，惟会衔奏报，即日免官，以塔齐布署提督。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新从湘潭立功归，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观相叹说，虽起豹嫌从亦惊喜，以为皇上知人能任，使军气始振焉。是时，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曾国藩以事降黜，衔名又在巡抚后，而塔齐布谨事国藩，自比于列将。徐有壬等皆诣国藩贺，且谢罪。诏令国藩择司道大员，随营主饷。有壬等惴惴恐在选中，国藩笑谢之，谓所亲曰：“此辈怯懦，徒败吾事。虽请同行，吾固当止之。况不欲乎？”乃修船、选士，合谋渡湖。五月，岳州寇陷常德，分陷龙阳，澧州援军将周凤山、胡林翼、李辅朝等自龙阳退保益阳。水军方艤船，不能救。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武陵知县朱元增死之。寇留屯十五日，六月戊辰朔，弃城北走。

时武昌围久，湖北巡抚青麟以请援、就饷为名，南走长沙。己巳，武昌陷。湖南闻饥民避寇从青麟来者万数，人心惶怖。乘章运米往迎之，则溃兵数百饥悴无人色。青麟至长沙，留数日，西保荆州，诏斩以徇。台涌免，杨儒为总督。庚辰，提督塔齐布从曾国藩出师，进攻岳州。署宝庆知府魁联以习兵事特，补岳州知府，与胡林翼各将兵勇继进。署提督多顺还屯常德。遣江忠淑、赵启玉等自平江出

攻通城。七月乙卯，塔齐布大破寇于岳州，禽寇将曾天养梟之，目三日犹视，武昌群寇闻之，为斋醮三日。闰七月戊辰朔，克岳州。甲戌，江忠淑等收通城。广西土寇侵郴、桂、永州边，以王珍、周云耀防江华，王葆生、李辅朝防郴、桂。恭城寇犯全州，增遣陈立纪、江忠济防零陵、东安。八月己未，曾国藩水陆军克武昌、汉阳，湘军自此名显。连州寇犯临武，参将赵永年拒走之。仁化寇犯桂阳，乳源寇犯宜章，灌阳寇犯道州、江华、宁远、嘉禾，王珍、周云耀及游击骆元泰等先后合击，寇散走出境。十一月，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罢之。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

五年正月，总督杨霁黄州师溃，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徇道阻绝，水陆军将胡林翼、李孟群、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大发船、炮、火药、银钱拯之。仁化寇陷桂阳，赵启玉拒战，寇弃城还遁。富川寇屯聚县城，王珍、周云耀出境攻讨，不利。二月庚戌，王葆生等攻广东连州寇，破之，收其城。湖北省城复陷。三月，富川寇入犯永明，王珍等自江华驰击，破之。贵州寇起镇远，沅、晃戒严。是时，诸军专备广东边，广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联，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浩，惟以不请兵饷者为能事。魁联慧直，好争议，秉章弗善也。会诏补魁联按察使，不令还省受印。魁联自以奉特简，径还省城。秉章因劾以委军，仍降知府。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水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翟浩权辰沅道，但张战功，且募资助军不以烦，院司故尤重翟浩，奏补实授，论荐甚力。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陆传应知衡州，及东安赖史直、湘潭孙坦、澧州胡镛、湘乡唐逢辰、邵阳邵绶，名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省城大政，